

ZHONGGUOXINWENXUE

ZHUTIXIAN
XIANGGLUN

中国
新文学主题现象论

贾玉民 著



远方出版社

封面设计：赵 影

内文设计：李焕丽

ISBN 7-80723-005-3



9 787807 230052 >

ISBN7 - 80723 - 005 - 3/1.3

定价：20 元



I206.6
J253

中国新文学主题现象论

贾玉民 著

I206.2
J25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学主题现象论 / 贾玉民 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7 (中州文丛 / 王致钧主编)

ISBN 7—80723—005—3

I. 中… II. 贾… III. 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3769 号

◇ 中州文丛 (11 册) ◇

中国新文学主题现象论

贾玉民 著

丛书主编 王致钧

责任编辑 古 月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总 字 数 2690 千 (本册字数) 200 千

总 印 张 95 (本册印张: 9)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数 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5-3/1.3

本册定价 20.00 元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新时期”以来，开放改革，种种新思想、新体系如雨后春笋。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学者们也运用了种种新的剖刀对新文学解剖探查，用种种新的视镜重新透视辨析，用新的灵感重新感悟半个世纪前的作家们的心路历程。系统论的，信息论的，心理学的，原型批评的，文化学的，比较文学的，接受美学的，形式主义的……一举打破了僵化的、单一的研究模式，开创了新文学研究的空前活跃和繁荣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寻找自己的研究路子，既承接传统，又吸纳新潮，融会贯通，这是1989年在青岛大学由冯光廉先生为首的十几所院校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刘增人、黄彩文、谭桂林、黄川等所苦心孤诣考虑的问题。其结果就是以主题现象为线索，编写一本新体例的现代文学史。这本集体的成果，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这次合作活动，给著者有益的启示：以主题现象为线索，的确可以作为深化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它可以突破“文学运动+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惯例，把文学现象作为生生不断的动态过程，便于从发展中探寻规律；人类社会本来就存在着一些供艺术创作的永恒的“母题”，由于它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审美追求的艺术家中形态千变万化，把同一“母题”的作品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便于进行纵的比较，又可以摆放在在世界文学的同类主题现象的大背景中比较批评；在具体文学现象的考察中既可以继承传统的历史——美学的方法，也可以吸收各种新的方法，综合交叉考察。于是，在此基础上，著者就自己研究的范围所及，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有些论文即使是作家的个案研究，也自觉地把其创作摆放到某种主题现象中。这些论文多发表于国内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因其视角独特，观点、材料新颖，有的被其他报刊转载、摘转，有的被收编入书。本书就是以这些论文为基础编纂而成的。虽然各篇仍是独立的论文，但合起来却成为了一个体系，也就是以解读新文学思

潮、现象或作家作品主题、内涵为中心，展开对文学现象或作家的阐释，所以命名为“中国新文学主题现象论”。第一编，是对新文学中“感伤”“情爱”“工业”“乡土”“浪漫”等主题现象与思潮的宏观考察；第二编是作家论，对巴金等一些作家创作主题的新研究；第三编则是在新文学史料方面的新发现、新开掘，虽不是直接阐释主题现象，但依然是有助于我们对鲁迅、丁玲等革命作家精神的理解，所以也选择了几篇收录进来。著名作家邓友梅、陈丹晨先生对我们主编的乡土小说选集的书评，可能会有助于读者的了解，所以也附在有关文后。对两位先生的支持，我只能表示衷心感谢。

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更是日新月异，用时髦的话说，“语境”和“话语”都已改变，我的这些文章在新一代的研究者看来，很可能已经完全过时。但今天之所以仍要把这些论文合编成书，在我个人来说，是想把这方面的研究做一个小结，因为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的研究重点已转移到中国工业文学和巴金的文学创作；而对新文学研究、学习者来说，我相信它还不会完全过时。即使有的研究者会以更新的视角、更新的“理论”、更新的“话语体系”来阐释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但也不会妨碍本书存在的价值，因为我自信其中每一篇都是以坚实的研究、可靠的资料作为基础的。近来在互联网上发现，本书中的论文有十数篇都被“中文研究网”等网站收录而供研究者有偿下载，这更增强了我对这一点的自信。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引文在语法、标点、数字等的用法上，有的可能不符合现在的规范，但这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只能一仍其旧，并非作者和编辑的疏忽。

最后，对于此书的出版，学兄王振亚、朋友王致钧多所帮助；同事赵影、李焕莉、李月在设计、校对方面付出了相当多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贾玉民

于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

2005 年 6 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总体观	
一、论中国现代感伤文学	5
二、论中国现代情爱文学	18
三、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的历程和展望	32
四、中国工业文学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49
五、在社会变革的旋涡中沉浮	
——中国工业文学中的工程师形象考察	62
六、现实主义冲击波：工业文学起飞的信号	77
七、关于现代乡土小说主题的思考	102
附：一次尝试 一个贡献（邓友梅）	130
一部颇具独创性的选本	
——关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精品》（陈丹晨）	132
八、从大潮到衰微	
——关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命运的思考	135
九、为光明、解放而奋斗的文学	
——论河南现代文学的若干问题	143
第二编 作家论	
十、巴金小说中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人格美	
——巴金早期小说的审美意义	157
十一、世纪之交新旧文化搏战的史诗	
——从文化视角看《激流》	169

十二、论丰村的抗战小说	186
附：红枪会运动的历史沉思	
——读丰村《烈火中的毁灭》	198
十三、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革命歌者	
——关于杜谈和他的诗	205
十四、李渺世生平及其创作	218
十五、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主题思想小议	226
十六、董作宾先生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	234
十七、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致力者	
——白启明的民间文学研究	241
十八、关于电视剧《林海雪原》答河南电视台记者问	250

第三编：新视野

十九、《野草》的构思与古代笔记小说	253
二十、从丁玲的一封信谈“左联”的有关问题	265
二十一、鲁迅相关人物新考二则：	272
高世华及《沉自己的船》	272
“李三郎”及其创作	275
二十二、鲁迅和刘策奇烈士	279
二十三、《鲁迅日记》中的甄永安和张秀中	285

第一编 总体观

一、论中国现代感伤文学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¹⁾，感伤文学在中外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我国从先秦的《黍离》《麦秀》之歌，到唐宋婉约派诗词，直至近代苏曼殊的哀情小说；西方从《圣经》的《耶利米哀歌》，到18、19世纪的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潮流，构成了一条多姿多彩的感伤文学长廊，呈现了人类哀感心绪的演化历史。我国现代感伤文学，是中外感伤文学在中国20世纪现实土壤上的继续和发展，是已经觉醒而又脆弱的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嬗变中所激起的幻灭、失落、苦闷、彷徨等悲剧心理的诗化结晶。

在“五四”高潮中，从五千年梦魇下觉醒的中国第一代“人子”，曾经怀着热烈的感情、美好的向往，冲出封建家庭牢笼，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然而，在“五四”落潮后，他们便很快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之中：封建专制虽然腐朽，却仍深固；旧礼教继续摧残着青年的生命和幸福，解放了的“自我”不得不在社会经济压迫下呻吟；他们既失望于“个性解放”武器的脆弱，新的道路却又茫然，而且，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使他们在“梦醒了无路可走”⁽²⁾的幻灭中，又增添了“两间余一卒”的孤寂和悲哀。苦闷、迷惘、彷徨成了普遍的“时代病”⁽³⁾，孕育了我国现代第一批华发朱颜、却已饱经忧患的感伤文学作者。他们从中外浪漫主义文学的重主观、尚抒情精神及悲愤、哀伤的情调，找到了宣泄积郁的悲剧意识和感伤情怀的喷火口。因此，从“五四”落潮到“五卅”前后，出现了风靡“整个文坛”⁽⁴⁾的感伤文学浪潮，以至

有人以为新诗人“没有一个人没有染着一点感伤的余味”，新诗的八九成受着“感伤主义这怪物的支配”（5）。

这个感伤文学大潮，汇聚了各种不同色调的作家。曾经发出第一声“呐喊”的鲁迅，在“荷载独彷徨”的痛苦中，创作了小说集《彷徨》，以沉郁的音调，叙说着吕纬甫、魏连殳、史涓生等获得了民主、科学的现代意识的先觉者终被封建势力战胜的悲剧；《野草》中的散文诗，是作者“苦闷的象征”，抒发着“绝望的抗战”中的孤独、寂寞、悲愤，以至怀疑、虚无的心境。不过，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依然保持着清醒的理性精神，主观感情往往渗透进冷峻的描写或象征的意象之中，含蓄深邃，在苦闷彷徨中仍以民族先驱者的责任感和深刻思考剖析社会和民族的积弊，掘食自己的灵魂，反思知识者所持的“个性主义”、进化论等武器的弱点，沉毅地探索和坚定地前行，成为感伤文学中的奇葩。

创造社早期作家，由于经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政治的双重压迫，聚积了“两重失望，两种痛苦”（6），又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世纪末的颓废思潮以及日本“私小说”派的影响，鲜明地主张尊重主观、崇尚自我，多以自叙传式的作品，直抒胸臆，一泄无余地倾吐“性之苦闷”和“生之悲哀”，创造了中国现代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感伤文学，并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7）。创造社后期成员周全平、倪貽德，“浅草——沉钟社”的陈炜谟、林如稷、陈翔鹤、冯至，“弥洒社”的胡山源，“艺林社”的刘大杰，“绿波社”的赵景深、叶鼎洛、石评梅，“文学研究会”的庐隐、滕固、王以仁，以及冯沅君、白采、顾仲起等一大批青年作者，推波助澜，使浪漫型感伤文学蔚为大观。

抒发“性的苦闷”或“青春的悲哀”，是浪漫型感伤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这些作者正值青春年华，“人”的觉醒使他们把旧礼教认为罪孽的“性爱”，当成青春生命的自然合理和神圣的要求。“径一周三”的黑暗使他们遍尝了性爱的焦灼、求爱的痛苦和婚恋的悲哀，

遂成了其最热衷表现的情绪内容。除郁达夫以惊世骇俗之笔，倾诉着渴欲灵肉一致的爱情的苦闷之外，郭沫若的《残春》《喀儿美萝姑娘》《落叶》，滕固的《壁画》，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等小说，都抒发了流落异国的中国学生爱情的幻灭，感伤中谴责着帝国主义及金钱统治。成仿吾的诗歌《上海的悲歌》，倪貽德的小说《花影》，周全平的《林中》，陈翔鹤的《西风吹到了枕边》，泣诉了青年仍被封建婚姻制度宰割的“无告又无望”的凄凉和哀伤。

抒写人生的苦闷，是其另一基本主题。这些被社会挤压着的觉醒者，本身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创造了一个“有识无产”的“零余者”、流浪人形象群：弱国子民的留学生，畸形都市中的潦倒文人，生活在水平线下的落魄教师，贫民窟里的失业者——实际上多是作者自己的写真或投影，借以传达出他们在沉重的政治经济压迫下，生活与精神的痛苦和悲哀。除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穷形尽相地描写知识者的穷愁之外，郭沫若的小说《漂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行路难》，散文《月蚀》《卖书》等，将知识者“矜持的甲冑统统剥脱了”，悲歌当哭，淋漓尽致地倾诉了一个爱国的文学作家，在社会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压迫，有才不能施展，有家不能团聚，穷困潦倒，携妻带子辗转于上海和日本的折磨与悲愤，感伤中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抨击与反抗，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他如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张资平的《小兄妹》，林如稷的《将过去》，周全平的《呆子和俊杰》，倪貽德的《玄武湖之秋》，王以仁的《孤雁》，顾仲起的《最后的一封信》，都“悲愤地送出”了青年们“一腔被压迫的怨气”和呼声。著名的“感伤派女作家”庐隐，在一系列小说中，别开生面地写出了觉醒的青年女性，在经受着比男子更多的人世险恶折磨下的抑郁彷徨。《海滨故人》的主人公露沙，实即作者自己的化身。女友“都作雨后梨花之飘零”的悲剧，自己爱情追求的礼教障碍，使她哀叹旧势力旧礼教“残苛已极，其毒焰足逼人至死”的可畏可怖，而人生却“如缸里的小虫”，难于挣脱其

● 总体观

束缚。这种刻骨铭心的酸楚、矛盾和挣扎，带着怀疑论的悲观，披露了作者自己，也是当时觉醒女性的“内心秘密”。女作家石评梅的散文集《涛语》，也是带着庐隐式的悲哀，抒发了“二十余年来在人间受尽了畸零”的带血的隐痛。她们的作品虽无郁达夫式对贫困的极力渲染，却有着女性的细腻、缠绵和哀凄。

浪漫型感伤文学，也常常通过现实社会中的悲剧，感应并抒发伤感情绪。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张资平的《木马》，成仿吾的《牧夫》，郭沫若的《万引》，都结合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剧，直接或曲折地表现出自我的“生之悲哀”。不过，这类作品已明显地增强了现实主义成份。

以关注人生和写实主义为基本倾向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当他们虔诚渴求过的“爱”与“美”幻灭之后，也曾写出了感伤的作品。不过，感伤情绪的表达，仍表现出附着于客观人生和面向现实的品格，并受着理性的节制，有分寸，有限度。冰心的小说《超人》《烦闷》《疯人日记》以及诗集《繁星》等，都发出了“世界是虚伪的”、“失望的”叹息。在追忆童年的散文中，也抹上了淡淡的惆怅和哀愁。虽然总以“母爱”来抚慰，终难带来欢娱的气氛。以“冷静地谛视人生”而著名的叶圣陶，小说《隔膜》在冷静地描写人际关系的虚伪中，抒发了“透入每一个细胞的孤凄彷徨”。散文《泪的徘徊》《暮》《没有秋虫的地方》，对中国大地丧失生机的愁绪，令人回肠荡气。王统照的长篇小说《一叶》，以主人公李天根 20 余年的悲剧经历为线索，将思想汇集到一个聚光点上：人生如经秋黄叶，不可挽回地飘堕地上，表现出“在命运掌中辗转的人类之无可奈何的悲剧。”（8）诗集《童心》，以“凄婉的笛儿”，吹出人生的悲歌和诗人痛苦心灵的呼喊。许地山的感伤走到了宗教的“生本不乐”的怀疑论：“生就是这样，徨徨，彷徨！”（《空山灵雨·蜜蜂和农人》）。小说《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都弥漫着这种气息。诗人俞平伯的《冬夜》，特别是《西还》集，以凄凉色调，发着人生多艰的感慨；刘大白《旧

梦》集中1921年后的诗作，充满了孤寂颓废情调；徐玉诺的诗，从中原大地兵匪成灾、苦难深重中，悲愤而焦灼地苦吟着不可排遣的烦恼（《雪朝·跟随者》），感伤中渗透深厚的泥土乡情。

感伤而带着颓废绝望色彩的，是“新月社”和象征派的诗人。其中闻一多与众不同，作为热烈的爱国者和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热恋者，在《红烛》集中，常常迸发出一个中国公民在“苍鹰的领土”上备受凌辱的“失群孤客”的“无边的酸楚”（《孤雁》）。曾经盼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婴儿”在中国出生的徐志摩，随着这种希望的落空，《志摩的诗》中本来稀薄的乐观便逐渐消失。1927年后创作、收在《猛虎集》中的诗，哀叹思想的“残破”（《残破》），人生的卑微渺小（《卑微》），以至吟唱死亡：“这魂魄，……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代表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绝望的心态。朱湘《草莽集》中的一些诗作用清丽铿锵的诗句吟唱“人生如梦”；于赓虞的诗集《晨曦之前》《骷髅上的蔷薇》等，以阴森凄迷的意象，表现着人生的丑恶悲苦。我国第一个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微雨》集等，如同波德莱尔等人一样，把命运的悲哀与“死”当成重要主题；人生如彷徨于死者墓旁的弃妇（《弃妇》），生命如“牲口践踏之稻田”（《时之表现》）和“死神唇边的笑”（《有感》）。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姚蓬子等的诗歌，还唱出了社会没落、文化衰微的哀歌。

在戏剧领域里，田汉的早期剧作《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感情直接投射到人物形象上，借剧中人白秋英、黄大傻之口，诉说着小资产阶级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形成热烈而又悲凉的风格。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这些剧作表现了“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彷徨与留恋”（9）。

总之，20年代的各派感伤文学，虽然“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10）鲁迅理性烛照下的感伤，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型感伤，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现实人

生型感伤，新月派、象征派的颓废绝望型感伤，互渗互补，建构起现代感伤文学第一个也是最灿烂的峰巅。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的大革命高潮，使广大知识分子走出了感伤的低谷。然而1927年“四·一二”之后历史的逆转，又使这短暂的乐观跌入了深渊。严酷的白色恐怖，普遍的失望和幻灭，给感伤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随着30年代工农革命的燎原之火，左翼思想运动、文学运动以及爱国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给作家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憧憬。因此，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中，感伤文学大大缩小了地盘，失去了一度的主流地位，而且也发生了变异，产生了新的特点。

首先，创作社的浪漫型感伤情调，在“革命流亡者”文学中，得到了延续和发生了向“左”的转变。倡导“革命文学”的一批从火线退下来的青年作者，大多受过创造社文学的影响，短暂的斗争洗礼，尚未能割净小资产阶级浪漫感伤的尾巴。特别是那些带自叙传性质的、描写革命流亡生活的作品，在叙述反动派迫害下流亡的艰险、穷愁，与爱人生离死别的煎熬时，往往兴起郁达夫的“零余者”式的感伤情怀。钱杏邨的小说《家书》《大衣》中的流亡青年，穷愁潦倒于上海滩头，常常吟咏起感伤诗人黄仲则的诗句“看来清泪总如铅，算半生何事不堪怜”，兴起“多少英雄末路人”之慨。蒋光慈的中篇小说《菊芬》《野祭》，都流露着低沉、忧郁的情绪。长诗《哭诉》（后改题为《写给母亲》）是一个受伤的革命者，在低潮中混着血的哀歌。洪灵菲的长篇小说《流亡》，主人公沈之非，实是作者自己的代称。在流亡中，父母的责难，亲友的冷遇，殖民当局的关押，反动派的通缉，饥饿的折磨，激化了他的反抗，也常常引起他的感伤：“在这革命干得完全失败的过程中，在这全国通缉，室家不容的穷途里，……这时只有觉得失望，昏暗，幽沉，悲伤，寂寞。”甚至还呼号着沉入“醇酒妇人”的颓废堕落。当然，比起“零余者”他们毕竟站在了新的思想高度，在暂时的感伤中，并没有真的沉沦下

去，而是充盈着对新的革命风暴的呼唤。

大革命的失败，使茅盾“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11）。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继续了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之风，以“理性”分析了小资产阶级青年在大革命壮潮中三个阶段的精神状态。但是作者痛中思痛，在描写青年知识者于革命失败后的消沉、迷乱、颓丧等病象时，也涂上了作者自己的悲观色彩，笼罩上了浓重的灰色情调。收入《宿莽集》的散文《卖豆腐的哨子》《雾》《虹》等，在迷离扑朔、愁雾茫茫的意境中，流露着苦闷、阴郁的情绪，成为“时代苦闷和个人苦闷的象征”（12）。

表达大革命前后青年知识者苦闷的，还有丁玲、柔石等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13）。冲出家庭，按照个性主义的理想开始人生追求的莎菲，求爱失爱，求路失路，终于陷入了孤独、疲惫、忧伤，以至病态。《在黑暗中》（集）的其他小说，也同样“染上了一层感伤”。柔石的长篇小说《二月》，以哀婉的情调，叙说了主人公萧涧秋企图以自我道德和人道主义与黑暗势力抗衡的败北。胡也频的小说《往何处去》，欧阳山的《玫瑰残了》，王任叔的《监狱》集，也抒发着个性主义失败的哀痛。这些作品继续和开拓了鲁迅对“个性主义”反思的主题，在感伤中都蕴含着对知识者道路的重新思考，是对“个性主义”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新路的呼唤，预兆了这些作者不久即向新方向的转变。

二三十年代之交，新月派这些“站在时代低洼里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14），如后起诗人陈梦家、方玮德、邵洵美等，继续了徐志摩的遗风，在象牙塔里以感伤情调，夹杂着虚幻色彩，苦吟爱情的变故和苦恼，或“不可知”的“宇宙的奥秘”。继“新月派”而起的“现代派”诗人，也是一些远离主潮的青年。他们所致力表现的“现代情绪”，更多的是空虚、苍白、感伤、迷乱，对生活的幻灭

和虚无，成为病态的“浊世哀音”（15）。戴望舒的大部分诗作，是一个受伤灵魂的自怨自艾，路易士哀叹着“二十世纪的旋风使我迷惑，明日之梦也朦胧”。何其芳的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卡之琳的诗集《鱼目集》，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陆蠡的《海星》，李广田的《画廊集》，靳以的《渡家》，梁遇春的《泪与笑》等一批散文小品，都是时代重压下的“书斋里的悲观论者”（16）在狭小天地中的苦吟。

30年代，曾师承并超越了新月派的诗人臧克家，与抒写农民悲苦的坚实之作相伴，也有感伤之作。《烙印》感慨“人生是个谎”，“我嚼着苦汁营生，像一条吃巴豆的虫，把个心提在半空，连呼吸也觉得沉重”。《像粒砂》把生命比作孤独无依、无法在风暴中主宰自己命运的沙砾；《万国公墓》中只有化为鬼魂，埋尸丛冢，才能了却人间恩仇的近于虚无主义的情怀，也反映出风云变幻中失望幻灭的情绪。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十几年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生机勃勃，广大作家更多地接触了人民群众，这些都把新文学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乐观情绪推到了历史的顶峰。因此，感伤文学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潮流或流派。但是，在抗战中后期，由于国民党政权独裁、分裂、投降倾向的滋长，“大后方”空前的腐败，使国统区作家也曾一度感到“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产生过“新的苦闷和郁抑”（17）。因此，在某些作品中也偶然流露出低徊、寂寞的情绪。艾青写于1940年左右的诗《冬天的池沼》《船夫与船》《水鸟》，即是这种情绪的记录。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冯至的《十四行集》，也浸透了因现实黑暗而产生的低沉。在小说创作中，一些远离了战线的作者，当他们回到自己熟悉的题材时，往往在现实主义描写中抹上一缕感伤，表现出感伤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融合，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在东北小城众多人物的悲剧中，回荡着作者的寂寞和凄凉。身在沦

陷了的上海的师陀，“心怀亡国奴之牢愁”（18），在回忆中原故乡的破败中，笼罩着灰暗和感伤（《果园城记》）。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描写几个知识分子的无聊生活，表现了作者“从心底流露出来的感伤”（19）。稍后，巴金的《憩园》，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调，在谴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人性的同时，为被扭曲了灵魂的人物奏出了挽歌。长篇小说《寒夜》，低沉而压抑的笔调，诉说国统区善良人们的不幸，在控诉中伴着悲哀的弦音。当然，这些作品已“不同于战前忧郁的低诉，而是将要成焰的浓烟，蒙着灰皮的火炭”（20）。它们贯穿着作家重新认识民族、认识自己的理性探索，也包含着希望的亮色。

从现代感伤文学的消长，可以看出，它是与我国各时期的政治形势、社会情状、社会心理息息相关的。在这一领域内，荟萃了新文学各层次的作者，产生了众多动人心魄的艺术作品。它们虽然多以“自我”抒情的形态出现，从“身边琐事”落笔，却以很高的灵敏度和全息率共同反映了普遍的“时代病”，构成了对于时代的情绪感受。它们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历史的诗意表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心灵历程的艺术记录。它们活脱脱地呈现了三十年间广大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寻求真理的焦灼，企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盛的责任和赤子之心，及其脆弱、敏感、孤独、彷徨的弱点；也折射出了三十年间中国社会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矛盾和斗争，历史前进中的反复与曲折，因此，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社会价值。

“中国的文学里头，以殉情主义（即感伤主义）的文学为最多”（21），现代感伤文学的肌体里天然地流贯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可感受到屈原、杜甫、黄仲则等虽罹困厄仍忧国忧民的精神与正直不阿的气节，李白、苏轼等不拘礼数、纯任本性、落拓不羁、淹滞风流的名士与才子气质，或者李煜、李清照的哀切凄清的情调。同时，现代感伤文学更融会了“五四”后新的时代精

● 总体观